

七星彩

贰

明月珰
著

《飞魔幻》
超火爆连载
积分过
10亿

她：你到底存的什么心？
他：你就这么想嫁人？
她：别耽误我的终身大事。
他：要是耽误了，我可以将就娶了你。
她：……

随书
附赠

精美手绘明信片

/言情大神明月珰人气最高力作/

富家千金想嫁入豪门 / 高冷公子却暗中阻碍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七星彩

貳

明月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七星彩 : 全2册 / 明月珩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94-0222-6

I. ①七…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309号

书 名 七星彩 : 全2册

作 者 明月珩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何亚男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何亚男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580千字

印 张 32.5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22-6

定 价 65.00元 (全二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流水情意001

第二十二章 暗藏心机012

第二十三章 磬园幽会021

第二十四章 重阳宴会033

第二十五章 竹露诱惑042

第二十六章 密室商榷051

第二十七章 面见皇帝062

第二十八章 落马受伤077

第二十九章 人缘甚佳092

第三十章 亲密诊脉104



第三十一章 牵手下山117

第三十二章 故人相逢129

第三十三章 雪夜独处143

第三十四章 应允亲事149

第三十五章 心有所动157

第三十六章 暗中观察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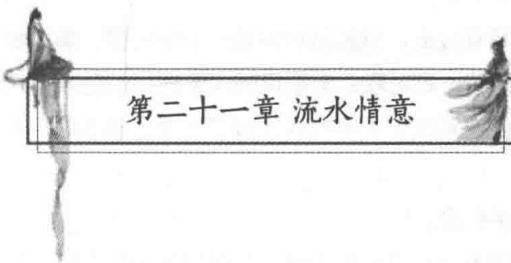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七章 商议亲事174

第三十八章 身中媚毒186

第三十九章 终于出击197

第四十章 情意渐浓223





第二十一章 流水情意

却说沈彻送走芮钰了了一桩情事，纪澄却在绞尽脑汁思考自己的亲事。

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很多人都急着想在这个秋天收获点什么，纪澄也不例外。

齐正的行踪打听起来很容易，因为他太中规中矩了。不在宫里当值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云阳伯府，应酬不多，应该是不喜欢应酬。一个月会去纪澄上次遇到齐正的那间书画铺子涵容斋三次以上，但时间不固定。

纪澄没想到齐正的生活这样简单，颇有洁身自好的意味。可是世人污浊他独清，很容易被大家排斥的。据纪澄知晓，沈家这几位表哥同齐正都没什么往来，他们的圈子基本算得上是京师勋贵子弟的核心圈子了，齐正明显是属于靠边站的那一类。

纪澄颇替齐正将来的前途操心，难怪云阳伯府的爵位到他父亲那一代就终止了，若是齐家父子稍微会来事一点，像他们这种祖上有功勋，对现在的皇帝又没什么威胁的人家，皇帝是很容易开恩让爵位再延续一代的。

虽然爵位带来的那点微薄俸禄纪澄没看在眼里，但是有个伯爷的爵位好歹还在勋贵之流，来往的人家也会有所不同。

这世间人无完人，对齐正纪澄没什么好挑剔的，却不知道齐正和齐华那位常年卧病一直吊着气儿的母亲是个什么性子，对儿媳妇的人选又是个什么想法。

纪澄苦无门路打听，因为齐夫人体弱很少出门，京师的人对她都不怎么熟悉，不过有个人应该能帮到她。

“齐姐姐。”纪澄在背后叫住齐华。

“是你啊，纪姑娘。”齐华不无冷淡地道。自打上次在沈家落水之后，齐华和纪澄见面连寒暄都欠奉，最多就是点头示意，她心里一是怪纪澄坏了自己的事，二来也是有些不好意思，最不堪的一面被纪澄看到了。

纪澄笑着走到齐华身边，鼻子很灵敏地闻到她身上传来的药香：“姐姐身上带着药香，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不是我，是家母。我给她熬药的时候大概沾上药味儿了。”齐华道。

“伯母病了？姐姐似乎清减了，是因为衣不解带地照顾伯母，太辛苦了吧？”纪澄道。

“不辛苦，那是我娘。”齐华道。

“姐姐一片纯孝老天爷会看见的，伯母的病会好起来的。”纪澄安慰齐华道，“姐姐现在是要去哪儿呢？”

齐华道：“我去给家母拣药。”

纪澄顺着齐华的眼睛看过去，只见斜对面是一个中药铺，黑底金字写着“长春堂”三个字，走进来只见堂内挂着一副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那掌柜的一见纪澄就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迎了上来，恭恭敬敬地垂手低眉地道：“三姑娘。”

齐华诧异地看了一眼纪澄。

纪澄冲那掌柜的摆摆手道：“你忙去吧，我是陪齐姐姐来抓药的。”说罢，纪澄转头看向齐华道，“见笑了。”

“这是你家的药铺？”齐华问。

纪澄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齐华心头一动：“长春堂在京城的名声十分好，药真秤足，每个月都施粥施药，做的都是利民之事，你做什么不好意思啊？”

纪澄感激地笑了笑，特别真诚地道：“齐姐姐你人真好，我还以为你会因为我家是经商的而不屑跟我来往呢，没想到你却反过来安慰我。”

齐华嘴角微微一翘：“我不是那种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说别的，现在的达官贵人，指不定两代之前还是泥腿子呢。”

纪澄见齐华对自己的态度有所软化，趁热打铁地道：“齐姐姐，其实我一直想找你赔礼道歉的，可惜一直没找到同姐姐说话的机会。上回的事情是我太鲁莽了些。”

齐华闻言就知道纪澄说的是上次沈家百花宴的事情，脸顿时就冷了下来。

纪澄就像没察觉一样继续道：“那时候我刚从晋地到京师，人鲁莽得紧，又不识好歹。”纪澄这可是把自己贬成个土包子了。

齐华抬起眼皮扫向纪澄，依旧不语。

纪澄有些尴尬又有些难过地笑了笑：“哎，不说这些了，这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吃。”

齐华心想你说话怎么只说半截儿啊？她大概已经明白纪澄的意思了，可偏偏就想听她自己亲口说出来：“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你有什么好后悔的？”

纪澄并不正面回答，只低下头道：“我年岁也不小了，可至今……本以为……”

其实纪澄什么都没说，却也什么都说了。

齐华本就恨嫁，所以当时才会行出那样的事来，到现在在知情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平日里往来的那些姑娘也不大搭理她了，她自己也觉得丢脸。当初若是事情成了，她能嫁进沈家，别人就算瞧不上她的手段，可表面依然要奉承的。这也就难怪齐华会怪罪纪澄。

虽然齐华这会儿依然怨恨纪澄，但情况又有所不同了，纪澄的后悔，和那欲言又止背后的意思，让齐华有一种找到同类的感觉，原来不仅是她一个人有那种见不得人的心思。

齐华撇撇嘴道：“你现在知道已经晚了。别看其他人表面对你和我和气气的，那不过是她们教养使然，其实背地里哪里看得起你这种出身的人，不说你，便是我也未必能入那些人的眼呢。她们一个个鼻孔都是朝天的。咱们的才貌便是再好也没用，有些人哪怕是无盐

女或者破鞋儿、烂鞋儿，那些人也是趋之若鹜的。”

纪澄听了，自然明白齐华是意有所指：“齐姐姐，上回在……”

话还没说完，掌柜的领着店里的伙计来请纪澄和齐华去里间喝茶，又亲自拿了齐华手里的药单去抓药。

齐华来过长春堂很多次数了，还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她喜欢来长春堂一是表现一下自己的孝顺，希望有人能够看到她的孝行并传播一下，二来长春堂的名声和信誉的确良好，而最大优点还不是这个，而是药材比别的药店都便宜了一分。她母亲常年患病，虽然不至于说将个伯府给吃垮了，但他们家也就是表面光鲜，有些银子能省一点的就不要浪费。

掌柜的去抓药之后，纪澄继续道：“齐姐姐，上回你说的王悦娘的事是真的吗？”

“怎么不是真的，王悦娘装得再像，也掩盖不了她曾经被卖入楼子里的事。”齐华道。

“姐姐是怎么知道啊？这样的事若是真的，外面还不传疯了呀？”纪澄问。

“我哥哥听他朋友说的，绝对没错。他本来也不会跟我说的，只是他没头没脑地让我从此不许出门，连给娘抓药也不许，我自然不肯，他才把原因说出来的。”齐华道。

“原来如此。可是王悦娘既然已经……又怎么能进宫当娘娘呢？”纪澄好奇地道。

“你不知道，这里面的名堂多着呢。藏点鸡血就能装黄花闺女了。”大概是纪澄眼里崇拜的光芒太盛，齐华的话渐渐就多了起来，

等掌柜的将抓好的药递到齐华手里时，齐华和纪澄已经成了一对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这姑娘之间要拉近关系也容易，只要你甘当绿叶，乐她所乐，恶她所恶，和她一起说别人的坏话，和她一起分享见不得人的心思，关系很快就能拉近。

末了，齐华已经被纪澄捧得一点也不见外，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了：“对了，澄妹妹，你们长春堂里有千年山参吗？”

千年山参自然是有的，而且产自长白山，品相完整，保存得十分好，乃长春堂的镇店之宝，每个这样的大药房都是有自己的镇店之物的。

纪澄心想，云阳伯夫人的病情已经严重到要用千年山参吊气儿了？也难怪齐华当初那般着急了，若有个三长两短，她哪里耽误得起三年时间？那么齐正那里岂非也要耽搁了，纪澄可是等不起的，三年的时间变数太多。

这件事看来的确得抓紧了。

纪澄朝齐华点了点头。

齐华心里一喜，大夫说她母亲熬不了多久了，若有千年山参续命，或者还可多活个三年两载的。

若是寻常人参，齐家自然是有的，可这千年山参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一旦现世多入了豪富之手。听说齐家祖上曾经有过一支，早就用掉了，如今的云阳伯府可没有那许多银子能买千年山参，即使咬着牙愿意买，可也没人愿意卖的，那可是救命的东西。

“澄妹妹……”齐华开始抹泪，将大夫的话重复了一遍给纪澄听。

纪澄道：“姐姐快莫哭了，不过是一支山参而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若是伯

母的病情需要，长春堂是绝不会吝惜的。”

齐华没想到纪澄这样好说话，她是知道千年山参得来不易的，饶是她哥哥四处求人，也没寻到一支。

纪澄让柳叶儿去寻了掌柜的来。

李掌柜一听是要镇店之宝，当时脸上就苦出了许多褶子来：“三姑娘，这，这千年山参还是我师父千辛万苦在长白山上守了二十年才寻来的，做了长春堂的镇店之宝，咱们长春堂才有如今这幅光景儿的。师父当年去世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一直叮嘱，若非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这山参。”

齐华一听心里就凉了一半下来。

纪澄道：“什么叫万不得已？人命关天，这难道不是万不得已？咱们开药堂的本就是为了悬壶济世，山参不过是死物，哪里就抵得过人命。你将山参拿出来吧。”

李掌柜不得已只好亲自去请了出来。黑漆戗金的盒子里，红丝绒上躺着一支粗如儿臂的千年山参。齐华好歹也是世家小姐，识货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澄妹妹，我……”齐华当场就落泪了。

李掌柜的将盒子盖好，恭恭敬敬地请示纪澄：“三姑娘，这样的东西是有钱也难寻的，长白山已经好些年没见过这样的参王了，若是拿出去卖，十万两银子别人只怕也抢着要。原本三姑娘开口，小的就该双手奉上的，可是这笔银子数目巨大，小的实在做不了主，得有老爷子的亲笔印信才行。”

纪澄沉默了片刻，问道：“李叔，我不会为难你的。只是十万两银子也实在太多了些。”

纪澄看了看齐华，又看了看李掌柜：“这样吧，若是让你贱卖，我爹爹那里肯定不会同意的。”

李掌柜闻言脸上顿时露出了笑脸，松了一口气。

纪澄看向齐华道：“齐姐姐，当初的事是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补偿你，今日正好逢着机会了。这样吧，这支山参算你五万两银子。”

“三姑娘！”李掌柜失声叫了出来。

纪澄摆摆手道：“听我说完，剩下的五万两银子我来补。”

齐华原本还以为能白得一支山参，可一听那天价就知道不可能，千年山参的市价齐华自然是清楚的，长春堂这十万两一支卖得真的不算贵，她们家要是有这许多银子，早就买着了。

别说十万两了，就是五万两银子，云阳伯府除非砸锅卖铁，把宅子卖了才可能买得起。

“这使不得，澄妹妹，千万使不得。”齐华又摇头又摆手，她哪里去找那银子买。

纪澄也不为难齐华，只让李掌柜的将山参收好，叮嘱他妥善保管，且不许卖给别人。

纪澄陪着齐华出了长春堂的大门：“齐姐姐，这笔银子实在是不小的数目，不过伯母的病情要紧，你回去同伯父伯母商量一下吧。”

齐华点了点头，拉着纪澄的手又说了好几声谢谢。

“澄妹妹，说来不怕你笑话，莫说十万两，就是五万两我家中也没有。家母患病多年，家父又不会营生，家中全靠我哥哥顶着，表面上虽然看着光鲜，可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不过是撑面子而已。”齐华道。

纪澄早就料到了齐家的境况，她和齐华第一次见面时，齐华就猛盯着她的衣裳看，十分艳羨，足可见云阳伯府的窘迫。

纪澄故作惊讶而尴尬地道：“啊，我不知道，对不起，齐姐姐，若是有什么难处，你将来同我直说就是，别的我不敢说，可朋友通财之义我还是有的。”

齐华笑道：“这倒不用，饭还是吃得起的。只是我原不知道原来澄妹妹家中这样富庶，五万两银子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

纪澄知道齐华这是动心了，来探自己的底来着：“不怕妹妹笑话，家父希望我能在京师寻一门好亲事，所以给我准备了不少嫁妆。五万两银子虽然多，但我还是拿得出来的。”

齐华看着纪澄心里那叫一个嫉妒啊！她的嫁妆满打满算也不过五千两银子顶天了，而听纪澄的口气，她的嫁妆只怕十万两银子都有。若是她能嫁入自己家，那不仅她娘会有千年山参，而她出嫁时纪澄总得给她添妆吧？她哥哥也就不必因为银子不趁手而被上司冷待了。

“照这么说，澄妹妹的嫁妆只怕不少于十万两吧？”齐华好奇地道。

纪澄笑着道：“不过是些阿堵物而已。”

齐华又问：“澄姐姐，这长春堂的李掌柜怎么那么听你的话啊？”说让拿镇店之宝就拿镇店之宝。

纪澄道：“爹爹早就将长春堂添在我的嫁妆单子上了，说银钱是死的，用了就没了，有铺子那银子就是活物，一辈子都有。”

齐华道：“可不就是这个理儿。”

长春堂的规模虽然比不上京师那三大药堂，可是齐华听说不止京师，临县、临省都有长春堂的分号，若是纪澄还拥有长春堂，那可真是金娃娃了。

同纪澄分手后，齐华几乎是小跑进她母亲齐夫人的屋里的。

“怎么又是你去抓药？我不是让你别去了吗？你哥哥说现在世道不太平，你是伯府千金何必去抛头露脸？”齐夫人拉着齐华的手埋怨道，只是她身子骨实在太弱了，说了这么长一句话，就有些喘不过气儿来。

齐华替齐夫人掖了掖被角，提了一下今日遇到纪澄的事，但对于千年山参的事是一个字也不敢提的。

“哦，听你的口气，似乎挺喜欢这位纪姑娘的。”齐夫人道。

“嗯，她人生得漂亮，脾气性子都是极好的。上回百花宴作画，她和王四娘还打成了平手，要不是王四娘是王家的人，根本就赢不了澄妹妹的。”齐华不遗余力地为纪澄说着好话。

齐夫人虽然卧床多年，但脑子可没瘫痪，齐华的性子并不合群，以前提起其他姑娘的

时候总是挑剔这个，挑剔那个，很少见她这样称赞一个人的。齐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怕纪澄别有用心骗了齐华。

“哦，这位纪姑娘什么来历啊？”齐夫人问。

“她是沈家三夫人的侄女儿，就是铁帽胡同那个沈家。”齐华道。

“哦。”齐夫人点点头，齐国公沈家齐夫人自然是知道的，早年她身子还硬朗时，也去拜见过沈老太太，对纪兰有一点点印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的美貌，当年纪兰的传奇故事齐夫人也是听过的。

纪家是商户，尽管齐华刻意回避，但齐夫人凭借一点点印象就想起来了。

“她哥哥在东山书院念书，明年会下场参加乡试。”齐华又补充道。

齐夫人点了点头，若是纪家的公子能点进士，纪家自然就会进入官绅之列的。

齐华又同齐夫人说了一会儿话，见她累了，便自去了。

齐夫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齐华的话。齐华那点小心思齐夫人一眼就看穿了，这样捧纪澄，怕是为了她哥哥的亲事用心。

虽然齐夫人身子不好，如今内宅中馈是武姨娘在打理，但账目的事情她每个月都来向齐夫人回禀的。

伯府的境况齐夫人自然知晓，为着她的病，银子如流水一样花了出去，儿子女儿都是孝顺的人，便是伯爷对她也是仁至义尽了。如今伯府就是个空架子，与其给齐正寻一门嫁妆不多的世家闺秀为妻，的确不如要个嫁妆丰厚的儿媳妇。

而纪澄的家世也不算太差，她哥哥上进，姑母又是沈家三夫人，以后齐正和沈家也算是亲戚了。朝中有人好办事，沈家在军中威望很好，齐正的前途也算是有个着落了，若是能立功，云阳伯的爵位只怕还能再找回来。

齐夫人想着想着就入了迷，夜里依旧辗转，可精神并不差，大概是因为长媳有了人选，心思就轻了些，只是她还不知道齐正的心思，也不知道纪家那位姑娘看不看得上云阳伯府，愿不愿意用自己的嫁妆来填补云阳伯府的亏空。

这日齐正从宫里值日回来，照例先到齐夫人屋里请安问好。

齐夫人看着齐正的脸，他生得极好，五官像她一般秀气，却又不失男儿的英武，有他爷爷当年的风范，更要紧的是人品端正，孝顺体贴，天底下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儿。

齐夫人当初是一心要给齐正找一门贵亲的，可她病情耽误至今，跟那些贵夫人也没有什么来往，对她们家的女儿也不了解。齐正对亲事又不上心，所以耽误至今。眼看着她的身子大不好了，齐夫人生怕耽误了这一儿一女，心里也着急给他们定下亲事，所以要求就降低了许多，不然凭纪澄还是入不了她的眼的。

“阿正，我这病怕是好不了了，只是拖时间而已。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小华的亲事，不看着你们成家，我就是走也走得不安心。”齐夫人拉着齐正的手道。

齐夫人这话是老生常谈了，齐正安慰了齐夫人几句旧话，让她安心养病，放宽心神。

“阿正，我身子不好，也没办法去给你相看亲事，上次小华提到过一位纪姑娘，话里

话外都是赞叹，说她既生得美貌，人品又端正，你可听说过这位纪姑娘？”齐夫人问。

齐正脑子里第一个映出来的就是纪澄那张美绝人寰的脸来。

“哪位纪姑娘？”齐正问。

“听说她是铁帽胡同沈家三夫人的侄女儿。”齐夫人一直拿眼看着齐正，不过她这个儿子向来都是纳于言的，齐夫人也瞧不出太多端倪来。

齐正道：“上次小华在沈府落水就是被她所救。”

齐华落水的事当时是瞒着齐夫人的，怕她担忧而致病情加重，后来说与她听时，齐华已经大好了，齐夫人对这件事也就不怎么上心，这会儿听得齐正如此说，便道：“原来是她，倒是个心善的。”

齐正不说话。

齐夫人又道：“你既然见过那位纪姑娘，觉得她人如何？”

齐正微拧眉头：“我同她就远远地见过两三面，话都没说过，如何知道纪姑娘的为人。”

齐夫人只当齐正是避嫌：“小华好像挺喜欢她的，说她知书达理，明慧聪颖，我想着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我这身子骨也拖不了多久了，若是不能看到你和小华成亲，我死也不瞑目的。”

齐正道：“娘，你又说这些，大夫说了，你的病已经渐渐好了。”

齐夫人摇了摇头：“阿正，你跟我说实话，这位纪姑娘你可中意？”

齐正眼前浮起了另一张脸，明艳妩媚，嘴比别人略大，本该不好看的，可生在她脸上却出奇美貌。只是彼此差别太大，齐正也不敢妄想能娶到她，既然娶不到最想要的那个人，那么对他来说娶谁都无所谓。

只是齐正却从没有考虑过纪澄。诚然纪澄的确生得倾城倾国，每次见她他都会看呆，但齐正不是沈径，他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母亲常年卧病，父亲又不争气，偌大个伯府已经被他败得只剩空壳子，以至于齐华的嫁妆都置办不足，迟迟没能寻到合适的亲事。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都压在齐正心头，喘不过气儿来。

而齐正自己的前途也是渺茫，按资历早就该升职的，却因为没有银子孝敬内侍，宫中没人替他说话，每次升职的机会都被人抢了先去。

若是能同王家联姻，一切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齐正微微叹息。而纪澄没有什么不好的，美貌而聪颖，同他一般喜欢作画，纪家也不缺银子，可是齐正这么些年冷眼白眼受了不少，心里很清楚银子的确可以打通某些路子，但是有些前途是银子买不来的，他需要极有力的岳家才行。

就是为着这个，齐正每回出门总是特别注意自己的穿着，简直到了精益求精的地步，他知道如果他要打动岳父岳母的心，就得先打动那些小姑娘的心。

“娘快别为这些事劳神了。”齐正没有正面回答齐夫人的话。

齐夫人却当齐正是在害羞。

过得两日，齐夫人找来齐华道：“上次我听你哥哥说那位纪姑娘还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有亲自谢过她，你下次若是遇见她，邀她到家里来坐坐吧。”

齐华一听就知道她母亲这是想相看纪澄呢，所以满口应下。

纪澄是从沈萃手里拿到齐华给她写的信的。

“你跟齐华什么时候有来往的？她给你写的什么？”沈萃手里扬着纪澄的信就是不给她。

纪澄静静地站着不动，看着沈萃在那儿跳来跳去，她个子比沈萃高，身手也比她灵活，看准机会伸手，轻飘飘地就从沈萃手里抽走了信。

“哎。”沈萃不满地跺脚，“给我看看，她给你写什么？”

纪澄已经走开，回头抛下一句：“为什么要给你看？”沈萃这个人你对她好她只当你是应该的，适当地逆着毛给她一下，她还收敛些。

沈萃拿纪澄也没法子，只恨刚才怎么就没先拆开看看。

纪澄打开信，内容同她预料的没什么差别，齐华邀请她去云阳伯府做客，说是她母亲想当面谢谢纪澄当初救她的恩情。

落水救人的那件事都过去那么久了，现在才想起来表示谢意，必然是借口了。

纪澄晚上请安时向纪兰说了齐华邀请她过府做客的事情。

某种意义上来说，纪兰和纪澄是一类人，属于无利不起早的类别，所以她听到纪澄说齐华邀请她做客时，就知道这里头肯定是有纪澄的原因。她想了想云阳伯府的境况，除了个齐正，只怕也没什么能入纪澄眼睛的。

纪兰对齐正有印象，长得挺端正的，在宫中当侍卫都三年了却没听说有任何寸进。她心里冷笑，纪澄瞧着聪明实则还是太年轻了，姐儿爱俏，挑的都是绣花枕头，她还以为纪澄坚持不进宫是有其他大造化呢。

“你想去就去吧。”纪兰也不阻止纪澄，将来便是受苦受难也是纪澄她自找的。

“我也要去。”沈萃在一旁插嘴道。

纪兰皱了皱眉头：“你凑什么热闹？”

沈萃嘟着嘴道：“齐华的母亲身体不好，澄姐姐去看她，我若是不去才是不好呢。毕竟咱们两家也是有来往的，我们若是不知道还好，知道了怎么能不去呢？”

沈萃这借口找得还算合理，纪兰其实也想知晓纪澄的盘算能不能成，所以宠溺地点了点沈萃的额头：“你想去玩儿就直说吧，找这许多借口做什么？”

沈萃在纪兰怀里撒了撒娇，这事就算定下来了。

纪澄多看了沈萃两眼，这人有点奇怪，她素来瞧不上齐华的，怎么突然对齐家这样感兴趣？她可不相信沈萃那番话，她向来就不是那样妥帖的人。

不过纪澄也是对自己的判断太自信了，所以反而失误了，她绝对没有想到沈萃竟然是看上了齐正，毕竟齐家相对于沈家而言，门第是差了些。

齐华见着沈萃时倒是一脸的高兴，她本就苦于如今被沈萃她们那个圈子的姑娘给排挤

了，今日纪澄居然将沈萃带了来，这就意味着她可以借由纪澄的关系重新和沈芜、沈荨她们往来。

齐华热情而周到地款待着纪澄和沈萃，又将她们领到齐夫人的屋子里去说话。

齐夫人今日并没有躺在床上，而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坐在榻上，尽管有脂粉遮掩，但纪澄依然看得出齐夫人的精神很差，眉心有个深深的川字纹，应该是病痛缠身，时常蹙眉而致。

纪澄和沈萃向齐夫人问了安，齐夫人很和蔼地让她们坐下，说了些家常话，不过她实在精神不济，并没聊多久就让齐华替她招待纪澄和沈萃到园子里去逛逛。

云阳伯府的园子自然比不上馨园，可是馨园又不是沈家三房的，早就分家了，只是因为老太太还在所以园子是相通的，等老太太一去，恐怕要不了几年那门就要封起来的，毕竟已经分家了。

沈萃以打量未来婆家的眼光挑剔地打量着云阳伯府的园子，实在是太小了些，但胜在小巧玲珑，别有意趣，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处处可见前几代云阳伯经营的用心。

沈萃想起刚才齐夫人的样子，怕是天年不久，这样的人家嫁进来上头没有婆母，日子就舒心得多，哪怕云阳伯续娶，可那也只是续弦，在她面前是摆不起婆婆的架子的。

沈萃越想越觉得欢喜，忍不住开口问齐华：“今日只你在家吗？”

“我大哥在宫里当值，不过应该差不多要到家了。”齐华这话是对纪澄说的。

纪澄可不愿意在齐夫人的眼皮底下同齐正有什么往来，从先才齐夫人的言谈就能知道她是个十分有规矩且略显古板的人。

纪澄道：“叨扰了这么久我们也该回去了。”

齐华愣了愣，她本以为纪澄肯定很想见自己大哥的。

“这样快？我还没转完呢。”沈萃道。

不过是小小园子，都转了半个时辰每个角落都走遍了，还有什么没看完？纪澄狐疑地看向沈萃。

沈萃心虚地别开眼道：“园子里的楹联写得极好，难得来一次，我还想细细读一读。”

纪澄没再多言，同齐华坐在亭子里品茶，沈萃因为说楹联写得好，所以只能装模作样地背着手站在前头清芬堂前吟哦品味那里的楹联。

齐正在齐夫人那里知道纪澄来了时，本是打算避嫌的，可当他听见齐夫人说沈家五姑娘也来的时候，齐正立即就想起来了，沈萃就是那位在中坛献艺的姑娘——沈家三房的独女，听说备受宠爱。

齐正整理了一下衣衫，机会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制造的，他想试一试。

不过齐正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他在丫头那儿问到了齐华和沈萃所在之处，就绕着山墙往自己平日里最喜欢读书作画的清芬堂走。

爬山游廊在高处，齐正一眼就看到了在清芬堂不远处的亭子里饮茶的齐华和纪澄。

纪澄穿了件淡粉色的襦裙，淡得像三月枝头最嫩弱的桃花的颜色，虽瞧不清样子，但

她无论是端盏饮茶还是低头放盏的动作都优雅柔美，像春风拂动的柳条般自然写意，说不出地风流蕴藉，意态天成。只远远望去，就已经让齐正觉得心旷神怡。

只可惜出身稍微差了些。

齐正的目光很快就从纪澄身上挪到了清芬堂前站着的沈萃身上。

齐正下了爬山游廊，过了宝瓶门，沿着镶八宝图样的石子路往清芬堂去，正好和沈萃看了个面对面。

沈萃当即脸就一红，本该赶紧离开的，可又舍不得这样好的说话机会，所以只微微低下头，局促而羞涩地把玩着腰上的璎珞。

他似乎很喜欢穿青色的衣袍，沈萃心想，不过青色的确很适合他，像挺拔的翠竹一般秀气俊逸，又有青松一样抗霜雪的傲气。

竹子虚心，青松傲雪，端的是翩翩俗世佳公子。

见沈萃害羞，齐正主动出声道：“沈姑娘。”

“齐公子。”沈萃蹲了蹲身子行礼。

两人寒暄之后就再没话说了，齐正是本就不善于同女子交谈，否则也不至于等到今日还没能寻到得力的岳家，而沈萃又羞涩难言，于是场面就有些尴尬。

纪澄的茶杯还端在嘴边，她远远地看着沈萃那番忸怩作态，心里的惊讶可是不小。沈萃这是看上齐正了？纪澄微微皱了皱眉头，这样事情就有些令人头疼了。

再看齐正的样子，纪澄的眉头就皱得更紧了，她记得齐正是很腼腆的人，很不善于和姑娘家说话，但此刻显然是他在没话找话说，难道他也看上了沈萃？

这两人是何时看对眼的？虽然纪澄没有时时刻刻盯着沈萃，但就沈萃那种一丁点事都会闹出大动静的人，她和齐正若是发生过什么，纪澄不会不知道的。

纪澄看着前面那对儿十分登对的人猜测，齐正很可能是在中坛献艺上看到沈萃的。

纪澄微微叹息，她算是用尽了心机，却帮他人做了嫁裳，反而给沈萃和齐正牵线搭桥了。

齐华自然也看到了沈萃和齐正，齐正正指着楹联在给沈萃作画。她比纪澄更了解她的哥哥，她哥哥一向嘴笨而羞涩，从没见过他在哪个姑娘面前如此主动的。

齐华心头一动，她当然更喜欢沈萃当她嫂子。纪澄有银子，沈萃的娘也是纪家人，沈萃的嫁妆肯定不少，而且沈萃还是沈家的五姑娘，还是沈御和沈彻的堂妹，尽管沈萃如果嫁给了她哥哥的话，齐华就不可能再嫁入沈家，但她其实本也就没机会嫁进去的。

然而如果齐正和沈萃一旦定亲，齐华相信来她家给她提亲的人肯定会踏破门槛的。

齐华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纪澄的神情，纪澄十分淡定，嘴角还有淡淡的微笑，似乎一点也不介意沈萃和齐正的事。这让齐华有些怀疑，难道前些日子是她误会了纪澄的心思？

纪澄原本不是轻易放弃的人，而且她也不着急，因为她实在很怀疑齐正看上沈萃是别有用心。

从云阳伯府离开时，马车没行驶多久，突然就停了下来，榆钱儿撩开帘子出去一看，回头道：“是个碰瓷儿的无赖，真是不长眼睛。”连沈家的马车也敢讹诈。

榆钱儿跳下马车，过得一会儿重新上车道：“都好了。”

沈萃的心情一直很好，所以对这个小插曲是不以为意的，纪澄留意到榆钱儿递给她的眼色，心里暗自猜测不知是何事，但此时也不是说话的时候。

回到纪家，纪澄和沈萃一起去了纪兰屋里叙话，纪兰见沈萃红光满面的，笑着问：“云阳伯府好玩吗？”

沈萃点点头：“挺好的，齐夫人待我们特别客气，齐华姐姐也不错，挺热情的。她家的园子是江南式样的，虽然小了点，可是牌匾和楹联都写得极好。”

“你高兴就好。”纪兰宠溺地笑道，转头又问纪澄，“阿澄玩得如何？就只同齐华说话就说了这大半天？”

纪澄莞尔一笑，干净利落地道：“还遇到了齐家大公子。”

纪兰就知道纪澄去齐家的心思不单纯，所以听到齐正也在却也并不惊讶：“哦。”

沈萃怕纪澄说不该说的话，拉着纪兰的手摇道：“娘，我都饿了。”

“好好，我让玲珑给你拿点点心来。”纪兰道，不过她似乎十分惦记齐正的事，又对着纪澄道，“齐家大公子好像在宫中当侍卫，今日他没当值吗？”

纪澄道：“不太清楚，我和齐姐姐在园子里喝茶，阿萃在欣赏清芬堂的楹联，正好遇到齐家大公子回府，那是他的书房，阿萃和齐公子在清芬堂门口说了好一会儿话，她可能稍微清楚点吧。”

纪澄说这话时，压根儿就没看沈萃，自然也没理会她的挤眉弄眼。

纪兰脸上的笑容顿时由戏谑变得僵硬起来：“这齐家大公子行事也太不谨慎了些，知道家中有女客，连避嫌都不知道吗？”说来说去都是别人的孩子的错，反正沈萃是没错的。

纪澄不接话，只要纪兰知道这件事就行了，纪澄也不是想破坏沈萃和齐正，只是这事如果她不告诉纪兰，将来沈萃和齐正万一弄出点事，纪兰肯定要怪罪在她身上的。

纪澄起身告退，留下纪兰和沈萃母女两个叙话，她还惦记着刚才榆钱儿给她使的眼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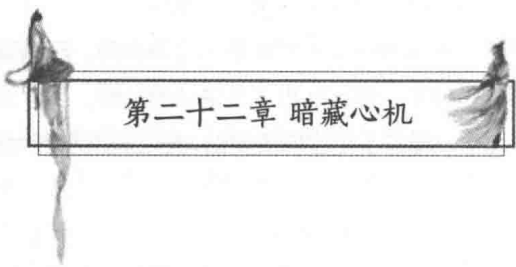
“姑娘，是郝先生。”榆钱儿道。

“郝仁有什么事？”纪澄问，上回因他帮了自己，纪澄连手里握着的郝仁的把柄都还给了他，按说他不该有什么事找她的。

榆钱儿道：“不知道啊，说来也奇怪，今日躺在咱们马车下碰瓷儿的就是他，穿得破破烂烂的，手好像都折了，不知是出了什么事。”

纪澄一惊，郝仁在京师混得如鱼得水，还有纪家的银子帮补，怎么会沦落到要自己来碰瓷儿的地步？他明显是想见自己，却苦于没有机会，才不得已出此下策的。

可是郝仁是知道兰花巷的，他只要去给门房说一声，自然有人来给自己传话。除非一直有人盯着他，而且对方还知道他和兰花巷的关系。



第二十二章 暗藏心机

纪澄猜得没错，郝仁这会儿已经是丧家犬了，被人撵得无处藏身，根本不敢在兰花巷出现，上次他一去，对方就发现了他的踪迹，郝仁是很不容易才甩掉那些眼线的。

今日郝仁看到沈家的马车也不过是撞运气而已，他以前见过纪澄出行的马车，和今日看到的很像，所以才不惜暴露行踪也要来试一试。

大概是郝仁命不该绝，那马车上坐着的果然是纪澄，而下马看情况的又正是榆钱儿。

郝仁藏身的地方是在南郊一座破庙里，纪澄带了兰花巷的四个家丁并两个粗壮的婆子才敢去。

若非在京师郝仁帮过她很多忙，纪澄本是不该来这样杂乱的地方涉险的，这南郊就是贫民窟，一路走来沿途许多乞丐和流民，抢劫在这样的地方经常发生，姑娘家最好一辈子都不要来这种地方。

纪澄从车帘的缝隙里看到在不远处一个小土丘外头，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婆娘正在洗头。等马车走近了，纪澄才看到那小土丘其实是个小土窑，是最下等的窑姐儿住的地方，便是乞丐只要讨到了两个钱儿都能去光顾。

纪澄放下车帘，侧隐之心肯定是有的，但是给她们银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说不定还会为她们招来杀身之祸。

郝仁的情况有些凄惨，手折了不说，手臂上的伤口没有得到治疗，已经溃脓。

“郝先生，你怎么伤得这般严重？”纪澄大吃一惊，“你这是惹上什么人了？”要这样赶尽杀绝。

郝仁苦笑一声：“唉，都怪我自己，有了几个臭钱就不知天高地厚，惹了不该惹的人。”

纪澄没有继续问，她自己能力也有限，既然郝仁说是不该惹的人，她恐怕也帮不上太多忙。

“我这儿有些银子，郝先生先拿去应急吧，若是想离开京师，我可以让家丁送你。”纪澄道。

郝仁摆摆手：“天大地大，恐怕都没有我郝仁藏身之所了。我之所以冒险想见三姑娘一面是因为现在我能信任的人也就只有你了。”

“你那几房姬妾呢？”纪澄问。

“大难临头各自飞。”郝仁哀叹一声，“三姑娘，你知道在晋地家中我还有个老父亲，他一直看不惯我偷蒙拐骗，所以我想接他到京城享福他也不肯来，现在想起来他不来反而